

刺桐赋

刺 桐 赋

● 潮声帆影刺桐港

陈瑞统

● 洛阳江抒情

● 明珠辉映芙蓉镇

● 故土乡音

刺
桐

● 浓郁的乡情、质朴的诗意

● 历史名城的艺术盛会

赋

月夜南曲

鹭江出版社

刺桐赋

陈瑞统

鹭江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厦门



刺 桐 赋

陈瑞统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625印张 2 插页 11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ISBN 7-80533-155-3

I · 55 定价：2.10元

序

陈 慧 埃

我从来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是一种缘分。

二十几年前，我刚考进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时候，从福建师院中文系寄赠的系刊《闽江》上，第一次知道了泉州诗人陈瑞统的名字。后来，又陆续在《福建日报》、《热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各种报刊上拜读到他的诗章。当时，在我少年的心中，对于这样一位早慧的闽南才子，自然有着富于诗意的钦佩。然而，尽管厦门大学与福建师院两校之间有着无数的联系，尽管泉厦之间不过咫尺之隔，但我们一直不曾相见。

15年后，我任职于《厦门日报》文艺副刊，有一回，他到报社宿舍来探访我，我们才真正认识。

从前，想象中的陈瑞统应该是一位清瘦而拘谨的书生，没想到见了面，却是团团的一张笑脸，加上幽默而风趣的谈吐，给人以宽厚、睿智的印象。我提到多年来的慕名神交，提到他的诗作，也提到自己对诗歌的爱好。他问我写了些东西没有，我信手递给他搁在案头的一卷多年涂鸦之作，他认认真真地翻阅了十来篇后，便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来踱去，很激动地对我说：

“你的诗文很有功底，情感很真挚因此很感人，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你完全可以寄到省一级甚至全国性的刊物上去，我相信一定可以打出去！”

说着说着，近视镜后的眼睛不停地颤动，眼光里流露出真诚的喜悦。

他对我非常诚恳而不无夸张的鼓动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也激发了我潜在的拼搏心，不久后，我果然把我的诗作和散文分别寄往全国及省一级的报刊，这些习作居然一一刊登出来，这对我自然是一种莫大的鼓舞——那是1980年的事了，从此我便日以继夜地写作也放胆地向外发稿，呕心沥血，日积月累，数年间居然有了几本清淡的小书问世。因此我常想起这位襟怀坦荡无私的朋友给予我的指教和鞭策，在深心里，也就分外珍惜彼此之间的文友友谊。

我曾经与《厦门日报》文艺副刊同仁多次涉足泉州古城，那儿山川形胜人文荟萃，尤其是陈瑞统诞生的地方——洛阳江畔那一个潮涌霞飞、渔歌互答的小镇，它留给人以风流儒雅、诗情画意的记忆。如此诗化的环境，孕育出陈瑞统这样一位诗人是不足为奇的。几年来，先后收到他赠送的《潮声集》（与人合著）和《侨乡抒情诗》等二部诗集，我常常为朋友的成就感到欢欣和骄傲。

近年来，瑞统同志又致力于散文创作，在各种刊物上不断有精彩散篇出现。今年春天，他带着一部书稿到舍下来，告我第一部散文集《刺桐赋》即将付梓，为他的多能和多产，我惊喜交集。

感谢作者的信赖，愿意让我作为《刺桐赋》的第一读

者，于是，每日工作之余，夜深人静之际，焚云香半柱，斟清茶一盏，将《刺桐赋》置书案上，仔细拜读，半月之后，终于将这部十余万字的著作通读二遍。

读完《刺桐赋》，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散文是最见性灵之作，没有真诚的情感，没有真切的感受，没有真实的生活，也就无法写出撼动读者心灵的作品。陈瑞统的散文著作恰恰以他真诚的心和真诚的笔，深深地打动了我。

《刺桐赋》感人至深之处是作者对乡土的爱恋。作者年青时代出外求学，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外地工作，生命最美好的年华，几乎全付予浪迹他乡的游子生涯。作者的故乡泉州是中国24名城之一，名刹双塔的春风秋雨，长街短巷的文采风情，本来就已经分外迷人，加上作者离别乡土，带着异乡游子特有的审美眼光来歌咏故土美好的一切，不免有一缕温柔蕴藉有如铭心刻骨的相思，渗透字里行间，使人读罢情思缱绻，不能自己。作者在书中曾非常直率地坦露心迹：

“情人眼里出西施，古城风物最迷人！”这种挚爱到近乎偏颇的情感，使作者对故土始终一往情深。

“离别故乡的时候，古城灯火正阑珊，晴夜星空下轮廓朦胧的塔影，泉州湾星星点点飘动的渔火，有如恋人眼中晶莹的泪珠，常在我的梦中闪现。”

（《刺桐赋》）

于是，那建自宋代巍峨壮观的古塔长桥，那塑于唐朝的凌空展翅的飞天乐伎，那有如慈母一般亲切温存的双乳青峰，那流传于洛阳江畔诸如蕉叶题诗、美女泛舟、高僧以足代薪等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那云漫幽径、花红欲燃、镌满

爱的佳期密约的清源山，那“大浪淘沙真金在，巨风吹尘玉更坚”的老君岩，还有那曾经留下马可·波罗足迹的古色古香、名闻遐迩的聚宝街，以及那“长悬肝胆照波涛”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乡，那一度是梯航万国、东方巨港的后渚湾……，作者娓娓道来，或如乐音悠悠，或如情话绵绵，有史笔春秋功力，有曲觞流水逸致，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读者带入一片古朴、真纯而秀丽的乡土，带入一个永难忘情的游子心中的天堂。于是，很地方性的泉州古城，经作者点铁成金，便成为十分富于共性的永恒的乡思、乡恋。在侨属和台属聚居的闽南地区，这样的乡思乡恋自然而然地会引起海外游子和彼岸同胞心灵的共振。因此，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就远远超出作者落笔时的意旨所在，它必然要产生一种情感的冲击波，冲击着你，冲击着我，冲击着离乡背井、羁旅他乡的远方人儿，于是，这种乡思乡恋也就必然要升华成为一种故国之思、民族之恋。

《刺桐赋》对故土深沉的爱恋还体现在贯穿于全书的浓烈的乡情。作者热爱故乡的山川，更热爱故乡的人民，不管是儿时的启蒙师长还是素昧平生的归侨老人，不管是相交笃厚的童年伙伴还是萍水相逢的一面之交，作者多情的彩笔总是写得那么亲近，那么温馨，从而体现了一种美好的人情；这美好的人情也就是作者心中永远珍重的乡情！

乡思、乡情、乡恋贯穿《刺桐赋》全书，我相信，闽南籍的读者将因为它而加倍眷念自己的故乡，外地的读者将因为它而更加神往这片充满色彩、充满温情的土地。

对艺术执着的探索是《刺桐赋》留给我的第二印象，陈

瑞统多才多艺，对音乐、戏剧、甚至电影、电视等各种艺术门类都曾涉猎。难得的是，不管他参与哪一种艺术，总能够钻研进去并且有所收获。名扬中外的南音，誉满京华的梨园戏、音乐剧，艺苑奇葩的木偶戏等等，在作者笔下显得那么瑰丽多姿、那么丰富多彩，它们不仅给读者新鲜的知识，而且给读者艺术的陶冶。在《月夜南曲》一文中，作者写道：

“款款丝竹、袅袅乡音，有如江南早春飘来的第一阵夹带着花草芳馨的春风，幽雅美丽而动人，使人不觉忘情地陶醉于其中，真个是‘声飞霄汉云皆驻，响入深泉鱼不游’呵！”

南音艺术被作者彻底诗化了，读了它，有谁能不向往这诗情画意交揉的中华吉乐呢？

陈瑞统对艺术的执着还表现在他的“我手写我心”，不趋时，不作假。他曾写过一组《诗海摸虾录》，那是他对艺术忠诚的自白，也是他正直心地的见证。不论文坛、艺坛吹什么风，传统派应时也好，朦胧派腾飞也好，他从来保持自己清醒而独立的见解，绝不人云亦云。为了艺术的良心，他不肯作风中的小草。陈瑞统平日为人外圆内方，对艺术亦然。他善于团结各种流派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但在重要的艺术准则上，他一向不肯违心。他之所以能广交文朋艺友，除了他的才华征服人心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的人品和文品。这一点，凡读过《刺桐赋》“文踪风韵”辑中的文章，当会心有同感。

陈瑞统执着于艺术，因此对于文学、艺术界同仁总是怀着由衷的挚爱。凡到过泉州的人，无不赞扬陈瑞统待人豪爽慷慨。书中，他写与丁玲、峻青的交往，写知名电影艺术家

陈剑雨和《红高粱》，也写默默无闻的作家、作者。读了它们，你会感受到一种清纯如水、炽烈如火的友情，这种友情，在复杂的文坛，是夏之薰风、冬之熙阳，它给予人心灵的愉悦和人情的美感，陈瑞统用他忠诚的笔，完成了“文如其人”的古训。

陈瑞统从走出古城到返回古城，一个圆圈竟转了26个年头。26年来，无论时代的风云曾经怎样变幻，无论个人的日月曾经何等蹉跎，改易的只是鬓间乌黑闪亮的青丝渐渐暗淡，不变的是那一份寻寻觅觅、无时或已的追求始终如一：

“老一辈长年累月笔耕力作，使我脸红，深感自己幼稚浅薄；新一代不避艰险，纵横捭阖，探索的目光，启开我心灵的铁锁。有继承、借鉴，黄河、长江才能奔流不竭，有创新、突破，未来的诗坛必然灿若星河。诗友们，百倍勤奋地耕耘吧，让每一个深深的脚印，都化为繁花硕果！”（《唱给故乡的恋歌》）

作者那一片热烈如火的情肠，那一种锲而不舍的人生的、包括艺术的追求，象一条殷红的血脉，贯穿全书的始终，它使《刺桐赋》显示出一种蓬勃向上、绚丽光明的阳刚美。真、善、美是人间的珍珠，它往往被遗落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陈瑞统把它收集成串，汇成亮闪闪的《刺桐赋》。它使人感到身旁的世界虽难免也有缺陷，但它的主体却是充满爱情、充满友谊、充满阳光。这样的作品，怎能不叫人欣悦而振奋呢？

陈瑞统本身是诗人，因此，散文的外涵诗的内核是《刺

桐赋》突出的特色。

“在闽南侨乡，每一匹蝴蝶都有一个彩色的梦，每一丛花树都有一支芬芳的歌，每一座山峰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刺桐赋》)

“回答我吧！洛阳江，你翠色的波涛，溶解着多少绿色的春天？呵，洛阳江，回答我吧！”

(《渔村曲》)

类似这样富于节奏感、韵律感、充满诗意图美、音乐美的章句，全书俯拾即是。本书的笔法介于诗、散文诗、散文之间，正是这三种血缘相近的品种在《刺桐赋》中融而为一，因而产生的陶冶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就不是一般缺乏诗情哲理的八股散文所能比拟的了。陈瑞统的散文有如漓江风光，满城翠峦一川流水，尽是诗骨诗魂诗趣。

无论赋诗作文，陈瑞统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语言明朗质朴、清新活泼，尤其擅长吸收民间语言的精华，化陈旧为新奇，因此妙趣横生。如：

“新船新噏噏，起帆请舵工，
摇橹摇出港，水路通番邦。”

“咱村干部有风度，
专穿进口尼龙布，
胸前写‘日本’，
背后印‘尿素’，
屁股‘含氮95%’”。

(《故乡的童谣》)

这些闽南的童谣经过作者的加工穿插文中，风趣诙谐，

生动喜人，文章自然而然充满地方色彩。

愈是地方的也就愈是民族的，愈是自然的也就愈是美好的。陈瑞统的散文没有哗众取宠的艳词丽句，没有聱牙晦涩的文字，没有故作高深的引经据典，也没有云山雾罩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他只是把乡土和心灵的美丽，朴实无华地、源源本本地奉献给读者，他的本色正是他的成功！

当然，象我和陈瑞统这样一批毕业于60年代的高等院校的业余散文作者，怎样摆脱五六十年代中国散文规范的囚圈，怎样挣脱学究气、书卷气和旧道德、旧观念的束缚；怎样使散文更大胆地面向人生更深入地表现自我；在艺术上，怎样更空灵些更飘逸些更洒脱些，这是我们交往中常常探讨的话题。我和陈瑞统以及一部分“学院派”出身的同行，似乎都有同样的弱点，如何进一步向前人学习也向新人学习，如何进一步超越自我也超越同代人，是当务之急的问题，我与陈瑞统，当共勉之。

陈瑞统再三嘱我为《刺桐赋》作序，不因我比他年小也不因我既无官衔也非名流。我再三婉辞，而陈瑞统屡屡函催。因他不慕虚荣的品格，也因他真诚感人的友谊，我虽明知由我立序并不合适却勉为其难，写了以上文字，不妥之处，请陈瑞统海涵也敬祈读者诸君谅解！

戊辰年夏六月，红莲流芳之际，斗转星移之时，序成。

愿《刺桐赋》如玉荷亭亭，香飘海内外！祝陈瑞统更上一层楼，纵观八千里！

1988年6月底初稿于厦门

1988年7月初定稿于桂林

目 录

序	陈慧瑛	(1)
刺桐赋(四章)		(1)
洛阳江抒情		(7)
走笔写清源(三章)		(13)
石头城散记		(19)
潮声帆影刺桐港		(27)
泉州湾宋代古船		(32)
聚宝街漫步		(37)
跨海长虹洛阳桥		(40)
蔡襄祠遐思		(45)
泉州大桥掠影		(50)
清源山纪游		(53)
清净寺奇观		(57)
长悬肝胆照波涛		(59)
浩气雄风怀英杰		(64)
美丽的围头湾		(69)
姑嫂塔情思		(72)
安平桥漫步		(74)
年夜爆竹声		(76)

侨乡春	(79)
明珠辉映芙蓉镇	(82)
访师小记	(87)
故土乡音	(90)
侨乡吟	(94)
故乡行	(97)
侨乡古城的书店	(100)
月夜婚礼	(103)
玩具柜前的春天	(105)
故乡的童谣	(108)
龙眼熟了的时候	(113)
渔村曲（三章）	(116)
铁观音故乡的戏曲之花	(120)
京华飘溢玉兰香	(124)
历史名城的艺术盛会	(130)
木偶名家李伯芬	(136)
泉州木偶漫笔	(141)
古城南音寄深情	(146)
月夜南曲	(150)
海峡，深情的呼唤	(154)
丁玲在泉州	(156)
作家峻青访泉小记	(159)
京华访剑雨	(162)
繁华硕果竞芬芳	(166)
中菲友谊的新篇章	(168)

刺桐赋（四章）

我把一页页描摹故乡风物的画稿，
连同一片思念，寄给海外骨肉同胞。

——题记

刺 桐 城

离别故乡的时候，古城灯火正阑珊。晴夜星空下轮廓朦胧的塔影，泉州湾星星点点飘动的渔火，有如恋人眼中晶莹的泪珠，常在我的梦中闪现。当代学者和诗人郭沫若笔下歌咏的刺桐城哟，马可·波罗游记赞叹过的宋代名港泉州湾……每当想起你，说起你，梦见你，哪个游子的心中能不涌起一腔自豪的情感？！“石塔双擎天浩浩”，花树流火十里丹，那两岸墨绿的龙眼林，一江燕翼鸥翅似的烟帆……在我的记忆中织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

历尽沧桑巨变的侨乡古城呀，今天我终于从梦乡扑向你的怀抱，象孩子依偎在母亲身边。激动的双手抚摸着弹痕斑驳的刺桐树，追忆十年离合悲欢，任凭悲喜交集的热泪，无声地滴落在胸前……

我来得正是时候呀，岁月的风雨已洗净了古城大地上的尘污，风光如画的侨乡又逢佳节元宵，十里长街到处挂满了灯的彩练。徜徉在花街灯市，看一盏盏精美瑰丽的花灯溢彩流光，听一阵阵悠扬悦耳的管弦把动人的乡音吹上云空曼舞轻旋。呵，犹如溶入了花的激流，歌的波澜，心儿呀，仿佛也象灯花一样含苞欲绽。瞧，那一盏“鲤鱼吐珠”的花灯多么意味深长呀，象征着勤劳智慧的侨乡儿女，同心同德奔四化，恰似鲤跃龙门闯雄关！刺桐城哟，你这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文化古城，你这曾经培育过许多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智慧摇篮，在大有作为的历史新时期，又要造就多少振兴中华的英雄好汉？

深夜赏灯归来，我做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梦：刺桐城里，棵棵缀满灯花的刺桐树高擎燃烧的火炬；笋江边，一阵阵拍岸的涛声擂响催征的鼓点，呵！古老的后渚港风樯云集，百舸争流，整座古城犹如一艘繁灯璀璨的航船，满载着闽南侨乡的春光和繁华向未来鼓浪扬帆。而我这一颗滚烫的心，就是那无数闪烁的船灯中，默默燃烧的一盏！

古塔长桥

无论是在椰风蕉雨中漂白了鬓发的海外游子，还是携妇将雏返乡探亲的港澳同胞，谁都忘不了《远望乡里》这一首世代传唱的南曲，忘不了故乡先民近千年前独具匠心创建的古塔长桥。

呵，东西塔，洛阳桥，多少远方游子为你魂萦梦绕，牵动无

数怀恋故土的情思。在你身边长大的儿女，谁能忘记世代相传的民谣：“站着要象东西塔，躺着要象洛阳桥。”你与勤劳勇敢的乡亲是多么形似而又神似呀：一样的朴实正直，襟怀坦荡；一样的坚毅刚强，百折不挠。史册记载着你气概非凡的履历：洛阳江上，曾掀起埋葬侵略者的铺天海啸；长桥下透明的波涛，珍藏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击毁海盗贼船的铁炮；东西塔畔，曾卷起无数次摧枯拉朽的风暴。英烈的鲜血染红了环城遍植的刺桐花，人民用解放的刀枪，雕刻出一片古城新貌……

呵，故乡的古塔，故乡的长桥，在灾难深重的十年浩劫中，你曾在寒夜里叹息，在风雨中飘摇！目睹无数善良纯朴的侨乡儿女蒙受歧视与摧残，你的每一块花岗石都流溢出血泪呀，双塔高举起愤怒的铁臂，恨不得把那吃人的魑魅魍魎扔进滚滚波涛！威镇狂澜的长桥巍然屹立，击碎了妄图吞噬侨乡大地的浊流恶浪，迎来了晋江两岸春光如画、山欢水笑……

今天，驰誉遐迩的古塔长桥，犹如拂去尘土的明珠重放异彩，深情地迎迓一批批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良辰佳日登临游览，纵目眺望，谁能不赞叹旖旎多姿的古城锦绣新装，风姿娇娆！

呵，美丽可爱的故乡呵，你那巧夺天工的古塔长桥，犹如凌空的星座、跨海的彩虹，时常在游子的梦中闪耀……

飞天乐伎

步入开元寺的大雄宝殿，翘首凝视雕梁画栋上凌空展翅的飞天。呵，恍如嫦娥在广寒宫抚琴弹唱思念人间的恋歌，

宛若《丝路花雨》中的英娘星眸流盼柳腰轻旋……

谁能相信这是古代工匠在木质拱梁上镂刻的飞天乐伎？不，她们分明是东方歌舞团一群天真烂漫的女演员，来到闽南侨乡借古城名刹作舞台，正在进行精彩的空中表演。瞧，科学与艺术是多么巧妙而又完美地结合呀，每一位美丽的飞天女，都有一对翔游太空的理想的翅膀，都有一双富于表情的深沉的眼睛，都有两只精谙各种乐器的纤丽的巧手，都有一片善良而又纯洁的心田！

然而，在悠远漫长的岁月里，她们只能象任人欺侮玩弄的艺妓，深锁愁眉满含幽怨，轻拨琵琶慢捻丝弦，把蕴藏着悲愤的乐声送到神龛佛阁前。但金身菩萨打着呵欠满脸厌倦，嘻笑的罗汉一肚子邪念，凶狠的金刚横眉怒眼。凄楚哀伤的歌声，却飞不进那冷漠无情的心坎。奏不尽的断肠曲，唱不尽的长恨歌呀，撕碎了侨乡儿女的心肝！

到了十年浩劫期间，乱世“英雄”在“砸烂一切”的乐曲声中狂舞狂欢。可怜的飞天女蜷缩着颤抖的身子躲在梁间不敢露面，只有在深更半夜才听得见她们充满冤屈的啜泣：天哪，为什么把“封、资、修”的罪名，写进我们每个姐妹的档案？……

灾难深重的噩梦终于烟消云散。灿烂的阳光终于注满了金碧辉煌的百柱大殿。飞天女也终于昭雪了沉冤，获得了解放。她们抖掉满身灰尘、拭净满面泪痕，在彩云间笑意盈盈舞袖翩翩，尽情地歌吹弹唱，赞美祖国的锦绣前程，赞美侨乡迷人的春天！玉箫声动，牙板轻敲，琵琶声声，一阙典雅优美的南曲乡音，飘荡在相思树下，刺桐花间……

放声歌唱吧，美丽的飞天！展翅高翔吧，灵慧的飞天！